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2.549

非洲现代性的危机：本·奥克里《饥饿的路》中的“荒原”¹

蓝婷¹

(¹四川外国语大学, 重庆 400031)

摘要：本·奥克瑞的《饥饿的路》通过“荒原”意象的跨文化重构，揭示了非洲后殖民现代性危机的三重维度：身份认同的断裂、民族国家建构的悖论与生态殖民主义的延续。本文以T.S.艾略特的《荒原》为参照系，剖析奥克里如何将西方现代主义象征体系转化为非洲本土叙事工具，通过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呈现“荒原”在非洲语境中的新内涵——既是对殖民现代性暴力（如资源掠夺、文化异化）的批判，亦暗含通过传统灵性维度实现文化疗愈的可能。研究指出，奥克瑞的“荒原”书写超越了后殖民文学常见的抵抗范式，在全球化语境中为非洲现代性困境提供了兼具在地性与普遍性的文学应答。

关键词：荒原意象；现代性危机；后殖民生态批评；魔幻现实主义

一、引言

社会的剧烈变迁常常伴随着深刻的文化断裂与认同危机，这种现象在全球范围内展现出多样化的区域特性。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民族国家与暴力》第三章中指出，这种变化不仅带来社会结构的深刻调整，还对传统文化体系构成了巨大的挑战。（1998:119）在非洲大陆，去殖民化的历史遗留问题使这种转型格外复杂，其表现为文化认同的分裂、生态危机的加剧以及社会价值的失衡。

尼日利亚作家本·奥克里（Ben Okri, 1959-）的《饥饿的路》（The Famished Road, 1991）正是对这一历史语境的文学回应。小说以“阿比库”（Abiku，即约鲁巴民间传说中的鬼孩）的视角，讲述主人公阿扎罗及其父母在贫困与社会动荡中经历的苦难。通过将非洲民间传说与现代社会问题交织，奥克里创造了一部融合魔幻现实主义与后殖民叙事的经典之作，深刻地反映了非洲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焦虑与迷失。作为“阿比库三部曲”（The Abiku Trilogy）的开篇之作，《饥饿的路》与后续的《迷魂之歌》（The Song of Enchantment）和《无尽的财富》（Infinite Riches）共同构建了一个探讨非洲社会现代性议题的宏大叙事体系。1991年，这部小说因其独特的文学价值获得英国布克奖，确立了奥克里在当代非洲文学中的地位。

奥拉图博桑·奥贡桑沃（Olatubosun Ogunsanwo）认为，奥克里打破了传统西方小说的叙事框架，通过融合非洲民间传说的神奇品质与西方现实主义，挑战了现实主义叙事的普遍性，同时，奥贡桑沃对叙事框架的解构为文本的跨文化象征分析提供了方法论基础。而瓦茨奎兹（Vazquez）则从政治与社会视角入手，指出奥克里通过将神话与现实相结合，深刻揭示了非洲社会的政治危机和文化困境。此外，国内学者朱振武与韩文婷以霍米·巴巴的“第三空间”理论为基础，从三重空间的角度解读该作品，认为其既书写了非洲社会的现实图景，也呈现了虚幻空间中的非洲梦想，展现了对非洲现代性路径的探索与反思。

在对《饥饿的路》进行的讨论中，笔者也看到了“荒原”的意象作为其中核心主题的可能性。这不仅继承了T.S.艾略特（T.S. Eliot）在《荒原》（The Waste Land）中对文化危机的批判，也赋予其非洲的后殖民特

[作者简介]

蓝婷（1999-），女，云南临沧人，四川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非洲文学。

[基金项目]

2024年四川外国语大学一流学科和重点学科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项目名称：本·奥克里“阿比库三部曲”中女性形象的马克思主义转向（项目编号：SISU2024XK082）

质,成为展现非洲现代性危机的重要象征。奥克瑞通过魔幻现实主义的叙事手法,使“荒原”这一意象在跨文化语境中获得了新的意义:一方面,它象征现代化对非洲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观的破坏;另一方面,它揭示了生态危机、身份认同困境与社会秩序瓦解等多重危机交织的复杂局面。

因此,本文旨在围绕《饥饿的路》中的“荒原”意象,深入探讨其如何表现非洲社会的现代性危机。在全球化的语境下,非洲社会如何应对文化断裂与生态危机?奥克瑞又如何通过“荒原”这一意象,重构非洲文化认同并回应全球现代性议题?通过对“荒原”意象的深层解读,本文试图揭示非洲文学在回应全球性文化困境中的独特贡献,同时为后殖民文学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二、象征与隐喻:艾略特的现代性危机反思

现代性在全球范围内既是社会转型的动力,也伴随着深刻的文化断裂与认同危机。T.S.艾略特的《荒原》(The Waste Land)与本·奥克瑞的《饥饿的路》(The Famished Road)分别从西方和非洲的视角,对这一议题进行了独特的文学表达。两者在“荒原”意象的象征运用上呈现出既一脉相承又各具特色的跨文化特性,构成了一种关于现代性危机的文学对话。在《荒原》中,艾略特以象征和隐喻的复杂体系,刻画出现代社会的精神困境和文化失序。束定芳在《隐喻研究》²中指出,隐喻并非仅是修辞手法,而是“通过认知与体验建立事物之间关联”的思想工具,这一视角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艾略特象征系统的多层次意义。

通过对美学范畴的考察,人们可以系统地把握审美意识和审美观念演变的基本特征,并且在审美观念的变化中揭示出美学思想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王丙珍,179)朱立元在《西方美学范畴史第3卷》³中提到:“现代性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其核心特征是传统价值的瓦解与文化体系的重组。”(55)《荒原》中的“水与干旱”、“火与焚烧”等意象不仅表达了个体精神的荒芜,也暗示了社会文化的失落与重建。张兴在其文章中提到:“‘水和干旱’,荒原的产生,是水的缺失,也是繁殖力缺失的表现。一方面,干旱、缺水等场景的描绘,凸显了荒原的荒芜和荒凉;另一方面,‘水’又象征生命和希望,暗示荒原中蕴含的生机和可能性。”

(177)值得指出的是,艾略特对工业社会的批判延续了波德莱尔对现代性异化的观察,将《恶之花》中的都市污秽升华为“荒原”的整体性隐喻。后者描绘的都市污秽与精神空虚,与艾略特对工业社会的批判形成呼应,深化了“荒原”意象在现代性危机中的象征功能。正是在这些象征意象中,艾略特进一步发展了死亡与重生的辩证关系,为现代主义文学注入了独特的精神内涵。

艾略特将死亡与重生结合,象征旧秩序的崩塌与新希望的萌芽。这种辩证关系不仅延续了“荒原”意象的象征功能,更深化了现代社会文化复兴的可能性。《荒原》并非对现代性的简单否定,而是试图通过文化复兴实现精神重建。这种隐喻性书写为现代主义文学提供了深远影响,使其成为反思现代性危机的重要文本。

三、后殖民语境中的“荒原”:奥克瑞的非洲视角

相比艾略特聚焦于西方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精神困境,奥克瑞则通过非洲视角赋予“荒原”意象以新的文化内涵。他的《饥饿的路》不仅继承了象征和隐喻的传统,还将其与非洲后殖民社会的现实深度结合。奥克瑞的“荒原”不仅象征环境的破坏,还隐喻后殖民社会中传统文化的断裂。正如朱立元所言,现代性带来的不仅是社会进步,还有对自然与文化的深重伤害。小说中的荒凉景象与艾略特的“干旱”意象形成对比,在强调生命力枯竭的同时,也蕴含了复苏的可能性。奥克瑞通过“阿比库”视角展现非洲现代性危机中的身份认同困境。束定芳指出,隐喻具有重构认知的力量,奥克瑞正是通过“荒原”这一隐喻解构了非洲现代性进程中的矛盾与焦虑。

(一) 身份认同危机

心理学家苏西·奥巴赫(Susie Orbach)在《饥饿抗争》(Hunger Strike: Anorexia as a Metaphor for Our Age 1993)中提出,绝食是一种面对压迫性环境的身体化反应。(Orbach, 1986: 42)小说第五卷第二章中,阿扎罗因为砸坏瞎老头的玻璃窗而被父亲厉声痛骂与挨打,之后选择绝食抵抗,从魔幻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阿扎罗对“现代性力量”的抵抗不仅体现在对现实解释的拒绝,也表现他对“鬼魂砸了玻璃”的坚持,这种行为并非简单的幻想,而是他对传统约鲁巴民族信仰的捍卫,对外来理性、物质性的现代价值的一种无声反抗。奥克瑞写道:“在绝食的第二天,我躺在床上,自觉形象日渐高大……就这样进入了一种奇异的生命状态……”

(奥克瑞 1991: 332)“到了我拒绝吃饭的第三天……爸爸大而沉郁的脸不再令我害怕。他竟以为他凶狠的面容足以威震一切,这使他看上去有点可笑。我要离开这个世界,以示对他的惩罚……第四天……我顿时察觉到天下父母的脆弱,看清了他们其实是多么没有力量。”(本·奥克瑞, 1991:333)这种身体化的抗拒象

² 束定芳:《隐喻学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20年版,第120页。

³ 朱立元.西方美学范畴史(第3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第59页。

征了非洲个体在现代化过程中对自我身份的探索与坚持，体现出非洲文化在受到外来现代性压迫时的深层抗争。

从吉登斯的反身性自我理论来看，阿扎罗的绝食行为可以被视为非洲在现代化过程中对自我身份的探索 and 反思（吉登斯，1991:78）。作为“鬼孩”，阿扎罗游离于生死之间，象征了非洲文化中生者与灵界的交融，这是非洲传统信仰的核心要素之一。在魔幻现实主义的框架下，阿扎罗的绝食既是对家庭权威的抗拒，也是对现代性带来的物质化世界的无声批判。这种身体化的反抗反映了非洲社会在全球化进程中试图保持自我身份、抵抗文化侵蚀的复杂努力。阿扎罗的“奇异生命状态”——进入一个灵魂与人类共存的空间——进一步象征了非洲文化在现代性危机下的深层挣扎。奥克瑞通过阿扎罗的极端行为，揭示了非洲在现代性冲击中的身份困惑与文化重构需求，体现了传统文化面对外来现代性入侵时的无声抗争与深层反思。这种挣扎通过模糊现实与灵异边界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得以表现，赋予阿扎罗的行为以更深层的象征意义。（吉登斯，1991：90）

（二）民族国家建构的危机

非洲在去殖民化后，面临着构建民族国家的艰难任务。这一过程不仅承载着政治统一的期望，也被殖民遗产的深层矛盾所束缚。阿奇利·姆贝梅（Achille Mbembe）在《论后殖民性》（*On the Postcolony*）⁴中指出，后殖民非洲的国家治理模式深受殖民时期权力结构的影响，延续了殖民边界划分和部落分割的结构性问题。这种遗留问题加剧了族群冲突，导致国家主权的合法性受损与社会治理的脱节。

20 世纪 60 年代的西非，许多国家从独立初期的一党制迅速转向军政府统治。这种政治转型不仅未能实现民主化，反而进一步深化了权力的腐败与治理的无力。正如吉登斯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中所指出，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权力的集中与暴力的制度化往往掩盖了深层的不平等。《饥饿的路》通过阿扎罗的叙述，生动描绘了这一危机：选举的操控、政治暴力的泛滥以及社会权力的荒诞，使民族国家的统一叙事成为一种虚假的表象。

在小说中，穷人与富人的对立不仅仅是两个政治派系的冲突，更象征着不同社会阶层对民族国家建构的期望与利益诉求：穷人党代表底层民众，他们渴望公平分配资源和权力，试图通过民族国家的建构实现社会公正。富人党则代表权力精英阶层，他们通过维护既有利益结构巩固其权力地位。这种对立展现了民族国家建构中“统一性”的虚假叙事：表面上是民主的竞争，但实际上强化了社会的不平等。小说通过穷人党遭受暴力镇压和资源剥夺的情节，揭示出国家权力如何排斥底层群体的声音。

吉登斯认为，民族国家的权力集中常常依赖于一种暴力性的统一叙事。然而，在非洲的后殖民背景下，这种叙事往往缺乏实际的社会整合功能。《饥饿的路》中，富人党通过选举操控和暴力打压，将民主过程转化为资源分配的权力游戏。这不仅使底层民众的诉求被压制，也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通过“荒原”意象，小说揭示了贫富差距扩大对社会稳定和个体生活的深远影响。荒凉的社会景象与生态破坏象征了富人党对资源的垄断及其后果：社会整体陷入资源短缺、治理失效与精神迷失的恶性循环。阿扎罗的家庭挣扎于生存的边缘，其父亲作为代表穷人党追求变革的角色，最终因政治环境的压迫而陷入无力的抗争。

《饥饿的路》中的政治叙事凸显了非洲民族国家建构的深层危机：后殖民国家在试图通过权力集中建立统一性时，未能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反而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分裂。穷人党与富人的对立揭示了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阶级分化如何成为现代性危机的重要表现。

（三）生态环境危机

在卷四第一章中，阿扎罗目睹了森林的巨大变化：“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在森林上空响起，仿佛所有树木轰然倒地。”（奥克瑞，1991:291）这一情节不仅体现了自然景观的剧变，也反映了生态暴力在殖民后社会中的延续。森林的“面目全非”是对后殖民时期资源掠夺及生态失衡的隐喻，表现了非洲土地在现代化过程中被进一步商品化的命运。

根据生态后殖民主义的观点，殖民统治者通过大规模的资源开发破坏了本地的生态系统，而这种剥削模式在后殖民时代被全球资本主义延续，导致了生态失序和自然异化。奥克瑞通过描绘森林的爆炸，批判了殖民与现代性共同造成的生态危机。

卷五第一章中，持续的大雨导致粪水横流，院内“臭气熏天”，疾病在社区中肆虐。这段描写不仅再现了非洲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脆弱，也暗示了自然灾害与现代性不平等交织所造成的后果。阿扎罗母亲用讲故事和煎鱼安慰孩子的方式，则体现了个体在生态危机面前的抗争与适应。自然灾害在后殖民社会中往往具

⁴ Mbembe, Achille. *On the Postcolon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pp. 60-68.

有双重象征意义：一方面是对生态殖民主义后果的呈现，另一方面则是现代性在非洲扩展中忽视环境保护和社会公平的反映。这些描写通过日常生活的细节展现了生态危机如何渗透到个体的生存体验之中。

奥克瑞笔下的“荒原”既指自然生态的荒芜，也隐喻精神与文化的枯竭。生态危机与社会危机交织在一起，使“荒原”成为后殖民社会现代性困境的集体象征。后殖民生态叙事常通过生态危机批判现代性对自然和文化的破坏。在《饥饿的路》中，生态的失衡不仅是一种物质现象，更是对非洲土地和自我认同丧失的隐喻。森林的破坏和大雨引发的疾病等生态描写，直指现代性与全球化对非洲生态与社会的不公正影响。这种影响既有殖民遗留下的生态创伤，也有后殖民治理中对环境保护的忽视。生态危机的探讨使“荒原”意象超越了纯粹的文化或政治隐喻，成为理解非洲现代性危机的重要维度。奥克瑞通过生态叙事提示了非洲在追求现代化时对生态伦理的迫切需求，自然生态的“荒原”与精神、政治“荒原”共同构成奥克瑞对现代性危机的全景式批判，三者互为表里，揭示后殖民创伤的多维性。

四、结论

以上通过艾略特与奥克瑞的意象对比，进一步揭示“荒原”在全球化语境中的变异逻辑。两位来自不同国家的作家在“荒原”意象的书写中体现了现代性危机的普遍性与地域性之间的张力。艾略特的“荒原”关注普遍性的现代性危机，而奥克瑞的作品则通过非洲化的“荒原”象征，揭示后殖民社会特有的生态破坏与文化冲突。在艾略特笔下，“荒原”表达了西方社会的信仰丧失与文化迷茫；在奥克瑞的叙事中，它则融入了非洲的生态危机与身份焦虑，成为后殖民现代性问题的象征。两者的文本对话揭示了象征与隐喻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适应与转化，证明了文学作为思考现代性问题的工具。艾略特的重生寓意文化复兴，奥克瑞则通过魔幻现实主义表达非洲社会的自我疗愈与希望重建。这种隐喻的延续体现了文学对全球现代性议题的深刻介入。

参考文献：

- [1] Orbach, Susie. *Hunger Strike: The Anorectic's Struggle as a Metaphor for Our Age*[M]. New York: Norton, 1993.
- [2] 本·奥克瑞. *饥饿的路*[M]. 王维东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3.
- [3] 吉登斯, 安东尼.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现代社会中的自我与身份*[M]. 赵旭东、方文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 [4] 吉登斯·安东尼. *民族国家与暴力*[M]. 赵晓力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 [5] 王丙珍. 西方美学范畴的历史演变及文化意义 [J]. *边疆经济与文化*, 2013, (05): 179-180.
- [6] 张兴. 现代主义的象征与隐喻——读艾略特的《荒原》 [J]. *青年文学家*, 2024, (24): 177-179

The Crisis of African Modernity: The "Wasteland" in Ben Okri's *The Famished Road*

Ting Lan¹

¹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China*

Abstract: Ben Okri's *The Hunger of the Road* explores the threefold crisis of postcolonial modernity in Africa through the cross-cultur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wasteland" imagery. These crises include the fragmentation of identity, the paradoxes of nation-building, and the persistence of ecological colonialism. This paper, using T.S. Eliot's *The Waste Land* as a reference, analyzes how Okri transforms Western modernist symbolism into a tool for African indigenous narratives. Through the use of magical realism, Okri reinterprets the "wasteland" in the African context, portraying it not only as a critique of the violence of colonial modernity (such as resource exploitation and cultural alienation), but also as an implicit possibility for cultural healing through traditional spiritual dimensions.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Okri's portrayal of the "wasteland" transcends the resistance framework commonly found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providing a literary response to the African dilemma of modernity that is both locally grounded and globally relevant.

Keywords: Wasteland imagery; Crisis of modernity; Postcolonial ecological criticism; Magical realism